



名著名译

# 三剑客 (下)

〔法〕大仲马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 三剑客

(下)

〔法〕大仲马 著

周克希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

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们四位带着四个仆从来到卢森堡宫后面的一块废弃的场地上，这块当年的围场已经成了羊群觅草的场所。阿托斯给了羊倌一个铜子儿，让他走开。四个仆从分散担任警戒。

不一会儿，另一队人也悄没声儿地驶近围场，下车后进去跟火枪手们会合；接着，按照海峡彼岸的习惯，彼此通报了姓名。

这几位英国人都是很有地位的人物，听到对手那几个稀奇古怪的名字，就不止是感到惊奇，而是觉着放心不下了。

“光听这几个名字，”德·温特勋爵听完那三位伙伴自报家门以后说道，“我们没法知道你们究竟是谁，叫这种名字的人，我们是没法跟他们交手的；这些都是牧羊人的名字。”

“看来让您猜对了，先生，这些都是假名，”阿托斯说。

“既然如此，我们就更想知道各位的真名实姓了，”英国人答道。

“你们在不知道我们真名实姓的那会儿，不也已经跟我们赌过了吗？”阿托斯说，“你们赢了我们的两匹马就是证据。”

“这没错，可是上回我们即使输了，也只是输掉我们的皮斯托尔；这回要输可就得用我们的血来输了：我们跟谁都可以赌钱，但是只跟身份相当的人决斗。”

“说得有理，”阿托斯说。说完他就把四个英国人中间将要跟他交手的那位拉到边上，低声地把自己的真名告诉了对方。

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也都照样做了。

“怎么样，”阿托斯向自己的对手说，“我的身份够得上请您赏光跟我交手的吗？”

“是的，先生，”英国人躬身说道。

“那好吧，现在您可愿意听我对您说件事儿？”阿托斯冷冷地接口说。

“什么事？”英国人问道。

“就是您刚才大可不必非要我说出我的真名。”

“此话怎讲？”

“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死了，而我也自有理由希望人家不知道我还活着，因此为了不让这个秘密泄漏出去，我非把您杀了不可。”

那英国人瞧着阿托斯，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可是阿托斯却半点儿也没开玩笑的意思。

“各位，”他同时对自己的伙伴和对手说道，“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异口同声回答道。

“那么，动手吧，”阿托斯说。

霎时间，八柄长剑在夕阳的余辉中闪闪发亮，一场激战开始了，交手双方可以说是双料的对头，所以这种敌忾的气氛是很自然的。

阿托斯的一柄剑使得从容不迫，招数老到，就如是在剑术馆里击剑一般。

波尔多斯上回在尚蒂伊吃了过于托大的亏以后，想必是学乖了，出剑灵巧而稳健。

阿拉密斯的那首诗里还有第三节没写完，所以心急得很，只想快点把眼前的事情了结。

阿托斯最先把对方刺死：他只刺中对方一剑，但正如他事先说过的那样，这一剑刺穿了心脏，立刻致对方于死命。

接着，波尔多斯把对手打得仰卧在草地上：他刺中了对方的大腿。英国人无心再作抵抗，拱手把剑交给了波尔多斯，于是波尔多斯抱起他，把他送到他的马车上。

阿拉密斯攻势凌厉，逼得对手连连后退，退到五十步的当口，对手终于转身撒腿就跑，在仆从们的一片嘘声中远远的逃得不见踪影。

至于达德尼昂，起先他全然只用守势；随后，他看出对手已经体力不支，便反手用力一击，把对方手里的剑打得飞了出去。这个英国男爵眼看自己兵器脱手，便往后退了两三步；但就在这当口，他脚下一滑，仰天摔倒在地。

达德尼昂纵身往前一跳，剑尖就戳在了他的喉咙口：

“我可以杀了您，先生，”他对这个英国人说，“您的性命完全在我



的手里，不过看在那位夫人的面上，我不杀您。”

达德尼昂此刻真是心花怒放；他事先考虑好的那个计划实现了，当初在酝酿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的那些笑意，是曾使他的脸变得容光焕发的。

这个英国人看见对手竟是这么位豁达大度的绅士，不禁喜出望外，他紧紧搂住达德尼昂，对那三位火枪手说了好些表示友好的话，这时波尔多斯的手已经躺在马车里，阿拉密斯的对手已经逃之夭夭，所以只剩下那个死者的后事需要料理。

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给他解开衣服，想看看他是否还有救，不料这当口有个鼓鼓囊囊的钱包从他腰间滑了下来。达德尼昂捡起钱包递给德·温特勋爵。

“您让我拿着它怎么办哪？”英国人说。

“把它还给他家里呗，”达德尼昂说。

“他这一死就够他家里忙一阵子的：他们可以继承到一笔一万五千路易的年金；留着这钱包给你们仆从吧。”

达德尼昂把钱包放进了他的口袋。

“现在，我的年轻朋友，我这么称呼您，想必您不会见怪吧，”德·温特勋爵说道，“如果您愿意，我今儿晚上就把您介绍给我的姐姐克拉丽克夫人；因为我希望她也能对您格外垂青，她在宫廷里还有那么几分影响，说不定日后她说上句把话，对您会不无好处的。”

达德尼昂高兴得脸都红了，他躬身作礼表示同意。

这当口，阿托斯走到达德尼昂身旁。

“您打算拿这钱包怎么办？”他凑在达德尼昂耳边悄声问道。

“我正打算把它交给您，亲爱的阿托斯。”

“交给我？干吗给我？”

“那还用说，是您把他杀了的：这是战利品。”

“让我从敌人身上捞好处！”阿托斯说，“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啦？”

“打仗时大家都这么做，”达德尼昂说，“决斗时干吗不能这么做呢？”

“即使在战场上，”阿托斯说，“我也从没这样做过。”

波尔多斯耸了耸肩膀。阿拉密斯用嘴唇做了个动作，表示赞成

阿托斯的说法。

“那么，”达德尼昂说，“就照德·温特勋爵刚才说的，把这钱分给仆从吧。”

“对，”阿托斯说，“给仆从，但不是我们的仆从，而是英国人的仆从。”

阿托斯拿过钱包，扔在那个车夫的手里：

“给您和您的伙伴。”

一个不名分文的人竟能表现得这么慷慨大度，波尔多斯不禁看得大为震惊，德·温特勋爵和他的朋友们一再称道的这种法国式的雅量，除了格里莫、穆斯克通、布朗谢和巴赞这几位先生以外，普遍赢得了口碑。

德·温特勋爵跟达德尼昂分手时，把他姐姐的地址告诉了达德尼昂；她住在王家广场六号，当时那一带是很时髦的住宅区。同时，勋爵说好要来接达德尼昂去见她。达德尼昂约定八点钟在阿托斯的住所等他。

这样一来，咱们的加斯科尼小伙子满脑子想的就是这次跟米莱迪的见面了。他回想起在自己的遭遇中，这个女人是怎样很奇怪地掺和进来的。他心里很明白，她是红衣主教的一个心腹，然而他又觉着自己正无法抗拒地被一种微妙的情感拉向她的身边，这种情感，当事人往往是很难说得清道得明的。他只担心一件事，就是米莱迪会认出他是在牟恩和多佛尔见过的那个人。那样的话，她就会知道他是德·特雷维尔先生的朋友，因而不仅人是属于国王的，心也是向着国王的。这么一来，既然米莱迪也像他一样知道了对方的底细，那么他俩便是旗鼓相当，他也就失去了他的部分优势。至于她和德·瓦尔德伯爵之间暧昧的恋情，咱们这位愣小子倒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尽管伯爵年轻，英俊，有钱，又颇受红衣主教青睐。要知道，他才二十岁，何况又出生在塔尔布，这可都是小看不得的呵。

达德尼昂先是回家精心打扮了一通，接着赶到阿托斯的住所，按平日的习惯把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诉了阿托斯。阿托斯静静地听他把他的打算说完，然后摇了摇头，带着一丝苦笑劝他要谨慎行事。

“您瞧瞧！”他对达德尼昂说，“刚丢了一个照您说来心肠又好，人

又可爱，简直十全十美的女人，居然马上又追起另一个女人来了！”

达德尼昂知道阿托斯这样责备他是为了他好。

“先前我爱博纳修太太，是用我的心在爱，而现在我对米莱迪的爱是很理智的。”他说，“我让人把我引荐给她，主要还是想弄清楚她在宫廷里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

“她扮演的角色！光凭您告诉我的这些情况，就不难猜出来了。她是红衣主教的密探！这个女人会把您引到一个陷阱里去，总有一天您会乖乖地把脑袋都撂在那儿。”

“唷！亲爱的阿托斯，我觉得您看事情未免太悲观了。”

“亲爱的达德尼昂，我对女人全都信不过；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吃过她们的亏，尤其是金黄头发的女人。米莱迪是金黄色的头发，您是这么告诉我的，是吗？”

“那是我从来没见过过的最美的金黄色。”

“哎！我可怜的达德尼昂哦，”阿托斯说。

“您听我说，我想把事情都弄清楚；然后，等我知道我想知道的事情以后，我就离得她远远的。”

“那您就去弄清楚吧，”阿托斯冷漠地说。

德·温特勋爵准时前来，阿托斯抢在他进屋之前躲进了邻室。所以他只到达德尼昂一个人；时间已经快近八点，他就带着年轻人出了屋子。

一辆精美的马车等在下面；驾车的是两匹剽悍的骏马，不一会儿工夫就到了王家广场。

米莱迪·克拉丽克庄重地接待了达德尼昂。她的府邸极其豪华；尽管大部分英国人受战事影响，已经或正要离开法国，米莱迪却不惜花大笔开销，刚让人把宅邸装修一新：这表明遣送英国人回国的一般规定对她并不适用。

“您瞧，”德·温特勋爵把达德尼昂介绍给他姐姐时说，“就是这位年轻绅士，我的性命曾经捏在他的手里，而尽管我们是双重意义上的敌人，一则是我侮辱了他，二则我又是英国人，他却不愿滥用这一权利。所以夫人，请您为了我的情谊对他说声谢谢吧。”

米莱迪微微皱了皱眉头；一道几乎难以觉察的阴影掠过她的额

头,随即一丝奇怪的笑容挂在了她的唇边,年轻人瞧着这一波三折的表情变化,不由得在心里打了个寒颤。

做兄弟的却什么也没看见;他背着身子在逗弄米莱迪宠爱的那只猴子,让那猴子抓挠他的紧身短上衣。

“欢迎您来,先生,”米莱迪说这话时音调的柔美,跟刚才达德尼昂注意到的脾气乖戾的征象形成了奇特的对照,“从今天起,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对您敞开的。”

这时德·温特勋爵转过身来,详详细细地把决斗的经过讲了一遍。米莱迪非常专心地听着他讲;但尽管她竭力克制着,不让内心的情绪流露出来,却还是不难看出她对这番叙述并没有什么好感。她的血在往脸门上涌,那双小巧的脚则在裙袍里面不耐烦地躁动着。

德·温特勋爵什么也没注意到。说完以后,他走到一张桌子边上,拿起放在盘子里的一瓶西班牙酒,斟在两只玻璃杯里,做个手势邀请达德尼昂去喝。

达德尼昂知道,拒绝跟一个英国人碰杯是会使对方很生气的。于是他走到桌子旁边,拿起了那杯酒。但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米莱迪,他从镜子里瞥见了她脸容的变化。她刚才以为没人看得见她,脸上霎时间浮现出一种近乎冷酷的表情,恶狠狠地用两排洁白的牙齿咬着自己的手帕。

这当口,达德尼昂先前注意到过的那个俊俏丫头走进屋来;她用英语对德·温特勋爵说了几句话,勋爵随即向达德尼昂致歉告退,说是有件急事要去处理,并请他姐姐代为招待客人。

达德尼昂和德·温特勋爵握手告别后,重又回到米莱迪身边。这女人的脸真是惊人地善变,这会儿已经又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只有手帕上留下的几个小红点儿,才表明她刚才把嘴唇都咬出了血。

这两片朱唇,真是美得无以复加。

谈话变得活跃起来。米莱迪看上去完全恢复了平静。她告诉达德尼昂说,德·温特勋爵并不是她的弟弟,而是她的小叔子:当年她嫁给他的一个兄长,后来丈夫死了,留下一个孩子。倘若德·温特勋爵不结婚的话,这个孩子就是德·温特勋爵唯一的遗产继承人。达德尼昂一边听着她说,一边感觉到似乎有一层纱幕把什么东西给遮住了,

但他还没法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不过,经过半小时的谈话,达德尼昂已经认准米莱迪是他的同胞:她的法语说得既纯正又地道,使他对这一点确信无疑。

达德尼昂大献殷勤,说了许多表示忠心的话。米莱迪听着咱们的加斯科尼人这么大吹大擂,亲切地微笑着。到了告退的时间,达德尼昂向米莱迪告辞,离开客厅时只觉得自己是个交了头等好运的男人。

在楼梯上,他遇见那个俊俏的丫头,交臂而过时她轻轻地擦到了他一下,羞得满脸通红,请求他原谅,说话的声音娇柔之极,对方即刻表示原谅了她。

达德尼昂第二天又来了,受到的接待比头天更为热情。德·温特勋爵不在,所以这晚上完全由米莱迪代他尽地主之谊。她显得对达德尼昂很有兴趣的样子,问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有些什么朋友,是否想到过要为红衣主教先生效力。

达德尼昂,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就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而言是够谨慎的,他这时想起了先前对米莱迪的怀疑;于是就当着她的面竭力吹捧主教大人,他对她说,倘若当初不是认识德·特雷维尔先生,而是比如说认识德·卡沃瓦先生的话,他一定会进红衣主教的卫队,而不是在国王的禁军当差。

米莱迪不着痕迹地转换了话题,用一种极其漫不经心的口气问起达德尼昂是否去过英国。

达德尼昂回答说,德·特雷维尔先生曾经派他到英国去采办军马,他还从那儿带回过四匹作为样品哩。

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米莱迪咬过两三次嘴唇:她是在跟一个不让对手有空子好钻的加斯科尼人打交道。

到了头天告退的时间,达德尼昂便起身告辞。在过道里,他又遇见了俊俏的凯蒂;这是那位贴身侍女的名字。凯蒂以一种渴慕的眼神望着他,这种神情是让人一看就明白的,可是达德尼昂满脑子想的都是女主人,居然对她这含情脉脉的表示一点儿也没加注意。

达德尼昂接着又一连两天到米莱迪府上来,每回米莱迪对他的接待都是殷勤有加。

而且每回不是在前厅,就是在过道或楼梯上,都会遇见那位俊俏的侍女。

不过,正如我们刚才说的,达德尼昂对可怜凯蒂的这片痴情全然没有注意。

## 第三十二章 讼师家的午餐

波尔多斯在决斗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但他并没因此把讼师夫人请他去吃的那顿午餐忘在脑后。第二天下午还不到一点钟,他已经穿着穆斯克通刚给他刷过的外衣,迈着一个交了双重好运的男子汉的步伐,一路往狗熊街走去。

他的心怦怦直跳,但这颗心并不像达德尼昂那样充盈着青春骚动的爱情。不,使他浑身热血沸腾的是一种更实在的物质利益,因为他终于要跨过那道神秘的门槛,终于要登上那座陌生的楼梯了,而当年科克纳尔讼师大把大把的埃居就是一级一级地从这座楼梯搬上去的。

他曾经在梦中见到过不下二十次的那口大箱子,这回可就要亲眼看见了;这口长长的、深深的、挂着挂锁、上着插销、砌进地板里去的大箱子,这口他常听讼师夫人说起的大箱子,待会儿就要由讼师夫人亲手迎着他那艳羡的目光打开了。不错,讼师夫人的那双手稍许干瘪了点儿,但还是不失为纤秀的。

再说,他本是个四海为家的人,既没产业,又没家室,厕身行伍成年累月在酒肆客棧和不入流的小饭馆蹭饭吃,生就是饕餮却无用武之地,十有八九只能有什么吃什么,而这会儿他可要去好好品尝一番香喷喷的美味佳肴,领略一下乐陶陶的家庭氛围,舒舒服服地享受这种种怡人的情趣,这可真应了老行伍的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知此中甜。

以表亲的身份天天坐在摆着丰盛菜肴的饭桌旁边,逗逗趣儿让老讼师黄蜡蜡、皱巴巴的脸上露出个笑容,找几个年轻办事员教他们玩几把巴赛特<sup>①</sup>和朗斯克内,露两手绝活儿给他们开开眼,好好地

---

<sup>①</sup> 五人参加由一人坐庄的一种纸牌赌博。

敲他们一笔,以授业传道为名,上一个钟头课把他们一个月的积蓄都赚过来,想到这一切的一切,波尔多斯脸上不由得漾起阵阵的笑意。

火枪手自然也在这儿那儿听到过不少贬低讼师的传闻,这些传闻在那个年代已经不胫而走,直到今天还没消停:吝啬啦,抠门儿啦,斋戒饿肚皮啦,等等,等等;可是波尔多斯平日看在眼里,觉得讼师夫人虽说偶尔算计得太精明了些,节约得叫他觉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毕竟还算得上是相当大方的——当然是对一个讼师夫人而言——所以他指望前去拜访的是个像样的体面人家。

可是刚走到宅子大门跟前,火枪手就有点犯起疑来,进得门来,没一样东西能叫人提得起劲儿:黑黢黢的过道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楼梯采光很差,全靠邻近一个院子从窗档里透进来的那点昏暗光线照明;上得二楼,只见有扇矮门,上面钉着粗大的包头铁钉,活像大夏特莱堡<sup>①</sup>的正门。

波尔多斯伸出指头敲门;来开门的是个高挑个子、肤色苍白的办事员,又长又乱的头发遮掉了他的半张脸。他神色有些勉强地朝波尔多斯欠了欠身子,大凡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上同时看到了表明气力的魁梧身材、表明身份的军人装束以及表明吃得好、睡得好的鲜亮脸色,都会不由自主地表示出几分这样的敬意。

另一个个子矮些的办事员站在他背后,又一个高个子站在第二位背后,这第三位的背后,则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厮。

总共是三个半办事员;在当时,这样的一个事务所已经算是颇具规模了。

虽说火枪手应该是一点钟才到,但讼师夫人从十二点起就竖起耳朵,生怕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的这位火枪手会按捺不住那颗心——说不定是那只胃——提前赶来赴宴。

因此科克纳尔夫人几乎是在客人上楼走到门前的同时,从房间里来到门前的,尊敬的女主人的到来,给客人解了围。方才那几个办事员只知道傻傻地睁着好奇的眼睛,而他又不大知道该对这高高矮

---

① 古时防守巴黎旧城斯德岛的要塞之一(另一为小夏特莱堡),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代已成为巴黎王室法院。

矮的一排人说些什么，所以也没有做声。

“这是我的表弟，”讼师夫人大声说道，“进来，进来呀，波尔多斯先生。”

一听见波尔多斯这么个名字，那几个办事员来了劲，出声笑了起来；但波尔多斯一转过身去，那几张脸马上又变得一本正经的了。

穿过这几个办事员呆着的前厅，就是写字间，这儿原是这几个办事员的窝；再往前就是讼师的办公室：当中的那个写字间是个黑黢黢的大房间，里面堆着些废旧的卷宗。再从写字间出来，往右拐就是厨房，但波尔多斯被领进了会客室。

波尔多斯对这些彼此相通的房间印象不佳。所有的门都敞开着，有人说话大老远就能听得见；还有，他在经过厨房门口时，匆匆往里面瞥了一眼后，心里不禁一面为讼师夫人抱愧，一面为自己抱屈，因为按说在准备一顿美餐之际，这个令老饕垂涎三尺的场所，通常总是炉火旺盛，人手忙碌，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可是这会儿，他却只见厨房里一片冷冷清清，没有多少动静。

老讼师想必早就得知波尔多斯的来访，瞧见他时丝毫没有惊喜的表示，波尔多斯显得很洒脱地走上前去，彬彬有礼地向对方躬了躬身子。

“看起来，咱们是表亲喽，波尔多斯先生？”老讼师靠两条胳膊从藤垫坐椅上支起身子说道。

这个老头穿一件裹得紧紧的黑色短上衣，孱弱的身躯越发显得瘦骨伶仃，但精神却挺好；两个灰色的小眼睛像宝石似的炯炯发光，嘴角不时做着怪相，但整张脸上似乎也只有这两个部位在显示生命之火尚未熄灭。不幸的是那两条腿已经拒绝为这个形销骨立的机体服务了；近半年来，这位可敬的讼师日益明显地感觉到了这种机能的衰退，所以差不多就快成了妻子的奴隶。

认下这个表亲完全是为了委曲求全，如此而已。腿脚利索时的科克纳尔先生是决不肯跟波尔多斯先生攀这个亲眷的。

“对，先生，咱们是表兄弟，”波尔多斯大大咧咧地回答说，他反正也没指望会受到这位丈夫的热情接待。

“是属于女方一边的吧，我想？”老讼师话中带刺地说。

波尔多斯没有听出话中的讥诮之意，只以为那是一种天真，还在浓密的小胡子下面偷笑这老头呢。科克纳尔夫人却知道这位天真的诉讼代理人是他同行中间非常罕见的一个变种，所以勉强笑了笑，脸涨得通红。

从波尔多斯一到，科克纳尔先生就不时神色不安地朝一口放在他的栎木写字台对面的大柜子膘上一眼。波尔多斯心里明白，这口柜子尽管跟他在梦中见到的样子不同，但一准就是那只给人带来幸福的大箱子，看到这个真家伙比梦里的箱子还高出六尺多，他真是觉得乐不可支。

科克纳尔先生没有进一步探究系谱，只是把不安的目光从大柜子移回波尔多斯身上，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的表弟在开赴战场之前，想必会抽空赏光和我们共进一次午餐的，是不是啊，科克纳尔夫人！”

这一回，波尔多斯不是当胸而是当胃挨了一家伙，立时感觉到了；看来科克纳尔夫人也不是木知木觉的，因为她赶紧发话了：

“倘使今儿我们亏待了我的表弟，他下回就再也不会上门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在巴黎时间挺紧的，不大会有时间再来看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能要他把出发前属于自己支配的那点时间都花在我们身上。”

“喔！我的腿，我这可怜的腿唷！你们到哪儿去了？”科克纳尔喃喃地说。随后他挤出了个笑容。

波尔多斯在饕餮的食欲遭到袭击之时，得到这样的声援，不禁油然而涌起一股对讼师夫人的感激之情。

不一会儿就到开饭的时候了。大家走进餐室，那是一个位于厨房对面的黑魃魃的大房间。

那几个办事员似乎闻到了屋里有股平日少有的香味，所以都像军人那般毫厘不爽，准时来到餐室，每人手里拿着自己的凳子，但等在餐桌前就座。只见他们兀自在活动上下颌骨，这真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准备动作。

“见鬼！”波尔多斯一边暗自想道，一边朝这三个馋鬼瞧了一眼，我们说三个，是因为正如我们不难想到的，那个跑腿的小厮还没有资

格参加这个盛筵，“见鬼！换了我做我这位表姐夫，才不会让这几个贪嘴的家伙留在这儿哩。他们简直就像海上遇了难，六个星期没吃东西的饿死鬼。”

科克纳尔先生坐在轮椅上，由科克纳尔夫人推进餐室，波尔多斯迎上前去，帮着科克纳尔夫人把她丈夫推到餐桌跟前。

科克纳尔刚一进来，马上也像几个办事员那样，一边使劲用鼻子嗅，一边活动起颌骨来。

“哦！哦！”他说，“这汤可真香！”

“他们到底在这个汤里闻到什么特别的味儿啦？”波尔多斯看见摆在桌上的是一大碗汤，盛得很满，但清水光汤的，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块面包皮犹如孤岛似的浮在面上。

科克纳尔夫人微微一笑，做了个手势，于是大家迫不及待地纷纷入座。

首先给科克纳尔先生舀汤，接着是波尔多斯；然后科克纳尔夫人先给自己的盆子舀满，再把碗底剩下的那点面包皮分给那几个伸长脖子办事员。

这当口，餐室的房门吱嘎作响地自动罅开了，波尔多斯从门缝里望出去，瞥见那个没能入席的小办事员正嗅着厨房和餐室的双重香味在啃面包。

汤喝完后，厨娘端来一只煮鸡；餐桌边的那些人一见到这么奢侈的菜肴，一个个眼睛睁得滚圆滚圆，就像要暴出眼眶来似的。

“看得出您对您的亲戚很重感情，科克纳尔夫人，”老讼师说这话时笑得有点像哭，“瞧您对您表弟有多殷勤。”

那只可怜的母鸡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可那层厚皮挺结实，有那么些骨头使劝往外戳，亏它还能绷得紧紧的；这么一只原本呆在栖架上等死的老鸡，看来也真得花不少工夫才觅得到哩。

“呸！”波尔多斯心想，“真倒霉；我对老的固然敬重，但要是煮了吃或是烤着吃，我可受不了。”

他环顾四周，想看看人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想法；结果大出他的意外，只见人人都眼睛发亮，贪婪地盯着这道他根本瞧不上眼的菜肴，看他们那眼神，仿佛这就是只鲜美油嫩、让人馋涎欲滴的肥母鸡。

科克纳尔夫人把盘子拉到身前，灵巧地扯下两只乌黑的大脚爪，放在丈夫的盆子里；卸下头颈，连鸡头一起留给自己；又撕下一只翅膀给波尔多斯，然后就把这只几乎还原封不动的家禽交还给刚才端来盘子的厨娘。在座的其他各位瞧着这盘子的一来一回，不禁露出失望的神色，但因各人的性情气质不同，脸上表情的变化也各有不同，可还没等火枪手来得及瞧瞧这几张脸，那厨娘已经连踪影也不见了。

代替煮鸡端上桌的是一盘蚕豆；一大盘蚕豆中间，还放着几块羊骨头摆摆样子，这些骨头让人一眼看上去，还会以为连着些肉呢。

可是这一招没骗过几个办事员，一张张哭丧着的脸蒙上了无可奈何的神情。

科克纳尔夫人以一个家庭好主妇的持重神态，把这道菜分给三个年轻人。

接下去该喝酒了。科克纳尔先生从一个小小的粗瓷瓶里给三个办事员每人斟了三分之一杯红酒，给自己差不多也斟了这个量，随即酒瓶递到了波尔多斯和科克纳尔夫人那儿。

几个年轻人往杯里的那三分之一红酒里兑水，加成满满的一玻璃杯；等喝掉半杯以后，又用水加满，就这么老是往杯子里兑水；到终席时他们喝的酒已经不是红澄澄的颜色，而是一种淡淡的焦黄色。

波尔多斯挺不自在地吃着那只鸡翅，每当觉着讼师夫人的膝盖在餐桌下碰到他的膝盖时，不由得总会打个冷颤。他也喝了半杯这种主人很珍贵的酒，那股蒙特勒伊<sup>①</sup>葡萄酒呛人的味儿，实在叫他那张善于品味的嘴受不了。

科克纳尔先生眼看着他把半杯酒一饮而尽，不由得叹了口气。

“您不来点蚕豆吗，波尔多斯表弟？”科克纳尔夫人说这话的口气无异是说，“听我的，别吃这东西。”

“我才不吃这倒霉东西呢！”波尔多斯暗自咕哝了一句，随后拔高声说：

“谢谢，表姐，我吃饱了。”

---

<sup>①</sup> 法国西北部曼恩—卢瓦尔省的一个城镇，以古代隐修院的葡萄园著称。